



此題下必接題下字
下不必留字後做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誌一十三首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公元和五年尚
謹永州司馬故

○夫人卒于永州明年安祔于先侍御史府君之
墓先侍御墓表具載夫人之卒則誌表當是同

時而
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

涿音卓地名也
今上谷涿郡

壽止六

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

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

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

盡其志姪洎太夫人之兄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
 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火僂音戮徙播癘土醫巫藥膳之
 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
 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適音的天地有窮此究無窮既舉葬
 紉直忍切索也與紉同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得德見志
 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
 知之七歲通毛詩誥及劉氏烈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
 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
 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

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間而盡
 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
 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一作諷傳之以詩禮圖
 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
 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
 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
 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
 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
 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

命於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
 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邵
 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
 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
 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
 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
 以益行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
 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
 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徼吉弔切人多疾殃炎暑煇蒸

煇呼木切又虛驕呼
 酷黑各三切熱也

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詎視無所

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
 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很而不
 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
 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陟立切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
 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
 天下之聲無以紓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
 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適臨邛令柳
 君是為公之伯祖

銘不載臨邛之諱新史年表亦載曰某為臨邛令而名亦不傳銘亦不載其子之名而曰終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旌德令其不同如此正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

夫人姓李氏辨族姓者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為某官

父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巖然殊異及笄音稽女十五曰

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

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為雅琴秦聲操縵之具

操七刀切縵未旦切禮記不學操縵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

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

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

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

曰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

宗胄碩大而齊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

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

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

而返于淮許音虎水涯之名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

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

家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

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

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楊子丞疾痺廢痼而沒太原王紆音舒今為右補闕

川陳萇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

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

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

月二十九日終於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

二壻實叅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纒而正于

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

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

早天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

合以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

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

日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卒之年月也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輶惟不復岷之

陽輶此見切或作輶喪車飾也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允之水靈之

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相冢書曰青烏

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此叔父殿中君之配也殿中君葬在正元

十二年二月公作墓版文載夫人吳郡陸氏時尚無恙也是年冬十一月夫人卒乃合祔焉故曰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云

夫人諱則字内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單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筭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案撰息 充切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温順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

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

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纒就位纒音 崔女一人曰喜子匍

匐緼 緼 上舉兩切 下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益衰門薄祐神道

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夫人公前所誌伯祖妣李

夫人之女也前誌云夫人三女皆得良婿校書郎渭南尉陳君其一也此誌所以具載陳君云

正元十七年公
時調藍田尉

卷十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其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

殺所介切周禮國新殺禮

以

成吾私適先夫人之墓而定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

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甚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

即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世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不書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

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而皆蚤世按裴氏婦葬以貞元十六年則此文當與

裴氏婦誌相先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凡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筭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

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

長展兩切

夫人自能

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

爭先公自鄂如京師

一有歸字

其時事會世難告

一作書

教罕

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

音息上聲欺也

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餘書為雅琴以

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

發揚於禮而不為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

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

一無之字

天有知

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

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者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一作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叅君軍裴君夫人墓誌

一作之年
月見本

篇公時為
集賢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

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儆音警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

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
 焉其為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
 於心術忿憤之色憤音致恨也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
 婉焉而得其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
 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舅姑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
 秋之事眎滌濯羞簋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
 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間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
 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
 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

鍾疑作鍾

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為參軍事不及
 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鐘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
 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已一有宗字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
 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
 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
 齒初覲切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齒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
 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
 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

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
 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日崔六
 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
 于乳媪烏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
 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
 號哭而為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
 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
 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正元十五年公時為集賢殿
正字公益憑之媢憑嘗為禮

部郎中而諸本誤作凝非是
觀其祭楊詹事文可見矣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
 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
 郎中憑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
 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
 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
 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
 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
 媢傳以告遂號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

可疑作傳

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

禮記內事以柔日注順其在內為陰

乃歸

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髻稚好言

髻音

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

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

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

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

之如已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

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

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

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

夫人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

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

衰門多豐

音豐 拆也

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

齊斬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純采暮月者三而已矣無乃

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

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

歲庚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

婉音宛 婉音晚 又音免 婉音

也 婉順

鏘翔令容

鏘七將切

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

死同穴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埭記

殤未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

為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為下殤公時謫永州司馬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

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

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

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天斂用緇褐

銘用埭

蒲歷切

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

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子墓埭記

生甲申即正元二十年死巳丑在元和四年公時尚在永

州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巳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

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

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

文

夫人王叔文母也公以附叔文敗此銘極所稱道叔文侍東宮諫太子不使言宮市

唐柳先生文集

十三

之弊公所謂道合儲后者考新史叔文傳順宗即位不能聽政王任密語黃門繇蘇州司功參軍召叔文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與王任牛昭容李忠言更相依仗任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韋執誼作詔文施行時韋執誼呂溫李景儉韓昇韓泰陳諫劉禹錫及公皆為死友叔文母死匿不發喪至宦者俱文珍詰折乃發喪憲宗以太子監國貶叔文渝州司戶明年誅死公之所謂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豈誠然乎哉叔文既敗公以是貶郢州刺史總是一斥不振方作銘時係正元二十一年秋而八月憲宗立遂正遂叔文之罪豈是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吾昌黎氏之言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得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漢孝景長子也王有明德世紹顯懿

至唐有文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為

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一有君字夫人之父也

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

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

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

二子長曰彛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

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

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弃萬姓嗣皇承大位

公居禁中訂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繇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均肅給之効內贊謨畫一作謀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斗一年六月二十日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蒞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

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為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毘邦人是望平聲若若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懿夫人維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

龜閱此顯魂

閱音秘

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卷十三

郎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新史崔仁師傳正觀初殿

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指支黨累
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械為具食飲湯
潘以情評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曰治
獄主仁恕故謗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
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
願也由是知名仁師崔簡二世大父也公誌簡
之女故以仁師議刑不掣而銘
焉公時在柳元和十二年作云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郎州員外司戶河
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
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

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感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

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

其故他姬子雜已子造次莫能辯無忤忌之行

忤音實恨也

無犯迕之氣

迕音午過也

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

不能已暮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

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

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更大赦方北

遷而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

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
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暉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師
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文夫子曰老女
子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
予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師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
玄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
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
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一作子

是怙夫屬忻然髮鬣峩峩

髮音被鬣也鬣音弟

籩豆維嘉烝嘗賓

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

苾薄必切香也

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

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

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其族系不得而考公時刺柳州作云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
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塋音朋又通鄧切塋也用元和十
四年月日子某為石刻而納諸塋

馬室女雷五葵誌

雖不詳其年月其曰葬永州元和間公為司馬時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

絲纊音曠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觀之甚駭家貧歲不易

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上音九下胡谷反切察

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

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

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其父母不敢以

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

書玄塲追而納諸墓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三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對五首

○ ○ 設漁者對智伯昭公以後六卿強公室卑六卿

○ ○ ○ 韓趙魏范中行及知氏是也頃公六年周景王

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十二年

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于相惡於君六卿欲弱

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晉益弱定

公十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

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

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遂反攻出公

奔齊智伯乃立哀公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公不

下句俱接題字不必留字後做此

あ

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
版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趙襄
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晉亡則齒寒今智
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
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
殺守隄之吏而使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太敗智伯
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而分其地迹其
事而觀之智伯貪而無饜卒抵于敗公之設
為漁者之對其切指一時之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一作晉陽智

伯瑤音搖智伯名號襄子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

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

何日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

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鱖

鱣鯉者魴音沙小魚也鱣音叙大魚似魴而鱗弱鱣知連切音氈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鯉音偃說文鮐

也魚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

之龍門之下龍門山名在絳州同州二州之界伺大鮪焉鮪音洧鮪也似鱣大者名

鮪小者曰叔夫鮪之來也其魴鯉數萬魴音房赤尾魚詩魴魚鱣尾垂涎

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

流而上慕為螭龍螭丑知切似龍而無角者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

鱗秃翼鱗音耆魚脊上骨顛倒頓踣音順流而下宛委冒憎年

切心迷也環坻淑而不能出坻音墀水中高地一曰嚮之從

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

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

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於是去

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竭山名在平州盧龍求大

鯨焉海大魚也雄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音交

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渤音勃澥胡買切震動大海

掉巨島鮫補過切掉徒了切島一吸而食若舟者數十

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說文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感於碣石槁焉嚮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

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於是舍而來智伯

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

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

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三卿嘗裂而食之

矣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

是無異魴鱣鱸鮪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

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

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

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

鱠音檜細切肉也

割其腸

割音枯

斷其

首而弃之鯤鮪

上音昆下音而

遺脩

羊音切

莫不備俎豆是無異

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

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

於藍

切又於

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

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

之威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

傲魚到切倨也亦作傲

以為

咸在机組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

一作韓

果舍

族而退不肯同禍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云云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

聽智果遂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

段規深怨而造謀

初智

韓趙魏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衰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栢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

侮段規及智伯圍趙氏栢子康子遂與趙衰子使人殺

主之不悟臣恐主

為大鯨首解於邯鄲

上音寒下音單趙之所都也

鬣推於安邑

鬣音獵安

邑晉地即今之絳州夏縣也

胷披於上黨

趙之地也

尾斷於中山之外

中山

其後為趙所并

而腸流於大陸

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

為鱻藹

上音鮮下音槁

二字並出周禮

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

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一觀公與楊誥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一室時元和五年也對雖不紀年月其在

永州作明矣

卷十四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

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

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

屯徒渾切聚也嘔音歐又於口切泄

音薛藏石走瀨

音賴水流沙上也

連艦糜解

艦音盧艇頭也

有魚焉鋸齒

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啞

音筮

焉故其名

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

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

出甘州東坡云自州北西至肅州

秦

有水倚汨泥淖

倚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淖女教切泥也

撓混沙礫視之分

寸貽若睨壁

貽丑吏切直視也睨音詣邪視也

淺深險易

以豉切

昧昧不

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

出原州高平縣筭頭山一

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

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名

曰黑水

通典出甘州張掖縣雞山

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

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

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

一作萬

舟朝

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

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

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
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

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

名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厭無厭
之欲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乃至泉所酌而賦詩曰

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

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

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

螺盧戈切蚌屬大
者如斗出日南漲

海中蚌步項切
蜃屬釋文蛤也

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

汝闖闖以守汝

闖丑禁切
馬出門兒

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

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

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

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

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喪我締

溽暑之鏘

式灼切

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

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

仆虺蜴音易蜥蜴也釋文似虺四足去足真虺也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

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

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

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

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晁太史無答取以附變騷其係曰宗元之所作亦對

襄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宗元以謂我愚而谿有得於我谿亦當愚故言已愚可以累神者而神受之然

補之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谿愚哉竭以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因以矣而始曰我愚柳宗元之因豈愚

罪邪夫古之人臣正言為國犯難得死惟晁錯為愚哉故後世咸曰錯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惡夫士

之喜權者幸而進則曰智無以過我不幸而退則曰愚無以過我是進不失利退不失名故錄宗元此對極智

愚之辯以俟後之君子

對賀者

永正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既至永

州後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

斥逐余適將唁子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今余視子之貌浩

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

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

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賤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僂僂然者哉僂音思相切責也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

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音倡

昌佯音羊

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皆疾智切又才詣切日皆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

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新史杜兼傳書其為濠州刺史豪侈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

事忤兼誣劾以罪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之此或人之問有及於枉殺無罪士二人者即史之所書也公乃取其能辨鐘離令之讒且諛使無罪之僚咸得自達則史之所不書者也韓昌黎銘杜兼墓而二事皆不書特著其世緒為詳豈以其善不足以掩其惡故併二事而略之吾嘗疑焉惜乎公之對缺而不全無以見公終有以去取微顯之意矣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為唐禱杌饕餮

者亡以異

禱音濤杌音兀饗音切饗音鐵古之四凶之二者春秋注禱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

饗貪食為饗

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

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

不覩乎自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

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鐘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

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

有其僚因惴恐

惴之瑞切憂懼也

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施自

負曰州君將我除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

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

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

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

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天對非徒作也屈原有天問公以對也原

尚如害其能共諧毀之王乃逐之原彷徨山澤
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
天地山川神靈奇瑋僞倭及古賢聖恠物行事
因書其壁呵而問之然其文義不次叙讀之茫
然王逸為之叙有曰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
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
能詳悉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此
逸之語也至公乃為之對問斥王逸之失始讀

之亦莫曉其義以天問之意參而求之章決句
斷問答之意昭然義見用疏公天對之言而附
天問之語於下兼乎衆說以昭其義公之所以
斥王逸之失者兼存之庶易以考焉若夫文義
之不叙則漢諸
儒所不敢易也

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此對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謂太始之元初皆之無傳也

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此對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 智黑

晰眇往來屯屯龙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此以對天問冥

昭曹閣誰能及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閣閣惟時何為謂日月晝夜陰陽明晦惟元氣存也馮翼惟像淮南子曰天地未形馮翼言未

形也 智音忽晰音浙屯 株倫切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

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此對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蓋取穀梁子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

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之意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

輓一作運輓 一作轉輓 渾淪蒙以圜號此對天問則九重孰營

也輓胡 冥疑玄矚無功無作此對天問惟茲 烏僕繫維

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此對

天問斡維馬繫天極焉加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斗植中央也王逸以謂極際恐未然漭莫浪切

皇熙疊疊胡棟胡宇宏一作離不屬焉特夫八柱此

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謂天維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疊音尾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

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此對天問

安放安屬謂九天者雖東方曰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方

北方鸞天中央鈞天其別此對天無限無隅曷惜厥列此對天

雖九而對以為不然也此對天無限無隅曷惜厥列此對天

多有誰知其數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此對天折一作算刺筵午此對天

不可以數窮也此對天無限無隅曷惜厥列此對天

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此對天

天何所沓十二焉此對天分算音專楚人折竹以下謂之算筵

音廷葦莖也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此對天

合也言天地合也此對天規燬魄淵太虛是屬棊施萬熒咸此對天

是焉託此對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謂日圓而輻旋此對天

南晝軸莫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惡此對天

有谷汜此對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謂日猶輻旋軸此對天

西極蒙水之汜也汜音凡此對天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此對天

又音祀又音泛汜水涯也此對天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此對天

窮不可以里此對天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此對天燬炎莫儷此對天

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此對天問夜光何德死此對天

並唯月明既極則魂哉生此對天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此對天

不可以死育測也儷音麗此對天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此對天

形惟神是類此對天問厥利惟何而頽兔在此對天陽健陰淫此對天

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此對天問女歧無合夫此對天

也無夫而九子漢成帝紀應劭注此對天怪灑冥更伯強乃陽此對天

畫室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此對天怪灑冥更伯強乃陽此對天

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此對天問伯強何處惠氣此對天

安在伯強疫鬼也謂氣乖則致癘氣和則此對天明焉非闕晦此對天

致祥鬼非有定處也灑綿婢切水流貌此對天明焉非闕晦此對天

此楚詞作取
夫九子王逸注而下
有生字

而廷尉角亢此對天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曰主刑亢摠攝天惟鮪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繆音蚪躔澄延切誥

隣聖而孽怕師厖蒙乃尚其圮此對天問不在汨鴻師何以尚之謂鮪之

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舉之也鮪音哀誥女交切圮部鄙切后惟師之難

而舉之也誦音哀誥女交切圮部鄙切后惟師之難

曠頌使試此對天問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謂四岳舉鮪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

之也課試也曠音賓恨張目也也頌阿葛切鼻莖也感頌也盜埋息壤招帝震怒賦

刑在下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以脩功定地胡離厥考而

鵠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築夫固不可

以類此對天問鵠龜曳銜鮪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鮪夫何以

變化謂鮪既殛于羽山虫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

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息壤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

云鮪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招音翹舉也漢書以招人過鴉與鴟同脰躬壁步橋楯勸路

一作脰躬壁步橋楯勸路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形九疇一無宜儀受

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此對

天問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謂

禹胼手脰足勤勞底績以蓋覆其父之惡敷九疇錫元

圭唯繼繇之氏而不法其謀也脰張尼切說文腫也一曰繭也履蒲結切跛也勤羊至切勞也行鴻下

隕厥邱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

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此對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寘行洪水既平降邱寘土不待寘塞從民之所宜成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隕徒回切填音田胡聖為

當作瓊全譜

天問作曰

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此對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蓋王逸注或曰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從而治之對以為不然也畚音本鍤測洽切

圜燾廓

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

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此對天問鮪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

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謂共工與顛頊爭怒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對以謂非康

回可得而傾也

州錯富媪

一作媪

爰定于趾躁川靜谷

形有高庫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

墳墟燦䟽滌渴而外升充融有餘泄瀉復行器運漑漑又

何溢為

此對天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謂九州川谷錯洿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

環其理自不溢也燦音燥滌所禁切洿音攸水流貌洿音戶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

何頊洞而課

一有校字

修長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此對天問

其修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謂不可計其修行也頊音秉又胡動切隳音羞

積高于乾崑崙

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此對天問崑崙縣圍其尻安在謂崑崙之顛曰縣圍元氣

所出上通于天非人迹可至也崑音昆崙音論尻丘刀切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一作千

清温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

氣之元

此對天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淮南子謂崑崙之山

九重其高萬五千里故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增讀作層

修龍口燎爰

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此對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

小当作永 印校

小当作滌 注全 印校

有幽陰無日之國龍街惟若之華稟羲以耀此對天問羲和

光謂羲和日御也若木依日而光耀耳狂山凝凝冰於北至爰有炎洲司

寒不得以試此對天問何所冬暖石胡不林往視西極

獸言嚶嚶人名是達有虬螭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

待以神此對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

能言語者對言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則石林在西然吳

都賦有注云石林在南二義不同虬龍王逸云焉有無

角之龍而負熊以遊戲者嚶古包切蛇音移螭邕危切虬音糾南有恠虺羅首以噬脩

忽之居帝南北海此對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

光也柳先生云非是義在莊子甚明然招魂云雄虺九首儵忽往來吞人負丘之國身民後

死封嶠之守其橫九里此對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長人防風氏也禹會諸侯彼後至使守封嶠之山嶠音虞有萍九歧厥圖以詭浮山

孰產赤華伊泉此對天問靡萍九衢泉華安居柳先生

以謂生九交之道恐誤又浮山有草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泉想里切巴蛇腹象足

觀一作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黑水淫淫窮於不姜

玄趾則北三危則南此對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

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黑水出崑崙山玄趾三危皆山名在西方僊者幽幽壽焉

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此對

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漫汗並平聲鯨魚人兒邇列姑射旼雀峙北號

惟人是食

此對天問鯨魚何所魁堆焉處山海經六鯨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魁堆當為雀魁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瓜食人王逸

以為奇獸誤魁音祈鯨音凌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

早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群鳥是解

此對天問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隨其羽翼柳曰

山海經云大澤千里群鳥之所解問作鳥也禹懲於續龕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也

婦亟合腴離厥膚三門以不曠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

卒燥於野民攸字

一作字

攸暨

此對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龕山

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慾而不其居也龕與塗同呱呱音孤盡傷也迄力切眩與眈同

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者

曷戚曷孽

此對天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謂益避啓於箕山之陽此天意也初何憂焉離遭也

與孽同憂也

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捷兇

窮聖庸夫孰克害

此對天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謂啓之賢民賴

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

稼萬億違溺踐垧休居以康倉姑不及失聖天

一本無聖天

胡往不道

此對天問何后益作革而禹穡降即書所謂禹曰予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暨稷奏庶艱

食鮮食烝民乃粒之意均臣至切堅土也

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辭同容之緒

帝以賀嬪禹母產聖何臨厥旅彼淫言亂嚼聰賦以不

三作拘 振楚詞以 印校

處此對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

也陳列宮商之音對云帝以賀嬪義之不同如此何勤

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對謂無此理堪輿天地也

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此對天

夷羿革孽夏氏謂夷羿震鳴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

謀失位滋嫫有洛之嫖焉娶有姣此對天問胡羿射夫

逸日洛嬪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

射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云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

交接也鳴音響皖戶版切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

明星也嫫音慢嫖音護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此對天問馮珖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謂羿獵射神豨蒸祭寒讒

天帝而天意不順也馮挾也珖弓名也豨音希

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斲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

身孤此對天問泥娶純孤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

而羿徒恃其孤鮌殛羽巖化黃而淵此對天問阻窮西

矢而不悟也鮌殛羽巖化黃而淵征巖何越焉化而

為黃熊巫何活焉謂鮌既殛于一作宜播殖穉于丘于

死化為黃熊入于羽山淵也予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不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

父厥子徵一作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此對天問咸

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謂鮌既不能平水土使民

得播種既殛死焉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菰音酷管音

官蘆音芦

王子怪駭蛻形芾裳文褫操戈猶憎夫藥良

終鳥號以游奮厥篚筐此對天忽漠莫謀形胡在胡亡問白

嬰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縱橫陽離

爰死大焉何鳴夫焉喪厥體此又屈原記其祠堂之所

見故曰胡為此堂王逸云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儁子儁

化而為白蛇嬰弗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蛇

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儁之尸也文子覆之以

弊筐須臾化為大鳥而鳴此對所謂形胡在胡亡也蛇

蛻雲之似龍者弗雲之若蛇者蛇音霓弗音佛禡丑豸切奪衣也

馮以興厥號爰所此對天問萍雨師之名驟取亂切陽潛而囊陰蒸而雨萍

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此對天問撰體協

注云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云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常

以恬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此對天問

鼇戴山林林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列仙傳曰有

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林戲滄海之中窄測格切

澆嫪以力兄鹿聚之此對天問維澆在戶何求于康假

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此對天既舍宜咸墜厥首此對天

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

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注謂少康因田獵襲殺澆而斷其

頭女歧澆嫂也與澆淫佚共舍宿止少康夜襲之湯奮

得其頭以為澆因斷之故此對謂咸墜厥首者湯奮

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此對天問湯謀

謂湯伐罪弔民征自葛始傳曰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

舟喻易尚或艱之此對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復舊物滅斟尋氏如覆舟之易也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此對天問桀伐蒙山

一抄字在刪校部

唐柳先生文集

文

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謂桀伐蒙山瞽父仇舜之國而得妹嬉民弃不保副致南巢之伐也

鯀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媯之

汭此對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姓女何親謂瞽叟仇舜而鯀在下堯以二女娶之也儷音麗媯

俱為切汭音也紂臺于瑱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媯軀虺號古一作以類之胡曰化七十二獲詭之此對天問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瑱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媯有體孰制匠之謂紂為玉臺十重而箕子

知其必亡伏羲以德而民登以為帝女媯蛇身人舜帝頭一日七十化對以為詭也瑱音黃媯公蛙切

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

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此對天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

何肆犬體而厥也肆其犬豕之心而終不能害舜且封之有屏而富貴之

也眡讀同視斷魚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斤切富一作當

嘉吳國此對天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

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軻知文王立二子為可嘉也

言瞞焉以為不此對天問綠鵠飾玉后帝是饗謂人謂伊尹因綠烹鵠鳥之美修飾玉鼎以事湯唯孟子謂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瞞居莧切視也仁易愚危夫曷揆曷

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此對天問何承

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謂以仁格愚人將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焉相湯以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摯音

至伊尹名也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疵以夷于膚夫曷不

當作流 亦按注全

當作日

謠此對天問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謂鳴條喜之戎南巢之教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

尤音響狄禱禱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此對

簡狄在臺響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謂簡狄帝響之妃也待響於臺上有飛燕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響

音告禱音梅天子求子之神曰禱該德胤孝一作蓐收

于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憲此對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盛王逸云該包也父契

也柳云該為蓐收王逸注誤按禮記注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

瓜執鉞立於西河公覺召史豎占之史豎對曰收正矜

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收正矜

矜澆扈爰陪此對天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謂少康終能滅澆祀夏配天也有扈澆國名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此對天問

何以懷之王逸注云干求也言夏辛后駭狂無憂

能求協時務柳對之義不與王說同

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膚寶被躬焚以旗之此對

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癯瘦而反形體曼澤平脅肥盛宜其不免於蹈火

而五駭切也駭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此對天問有扈牧豎云

豎而為民仇焉寓一作啓牀以斲此對天問擊牀先出

諸侯也民故啓擊之於牀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

不安於民故啓擊之於牀也

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此對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云湯能踵啓之德天嘉

當作爪部後

唐柳先生文集

先

解父狄淫遭慙以赦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此對天

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人有循

昏微之性為夷狄禽獸之行而不能安其身謂晉大夫

解居父也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與淫佚肆其情婦人則引詩而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

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

汝獨不媿也公對之意蓋取諸此謂遭慙之婦寧得

不赦也墓門象不兄龔而肆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

有棘見之詩

厥愛此對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

藏怒又封之有

庫以紹厥後也

萃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

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此對天問成湯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以為小臣伊尹也湯

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巧伊尹因得有莘氏之女以為妃

對之意以為湯東巡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

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妃音霏又音配

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

胡木化

夢此對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

婦王逸注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姪身夢神

女告之日曰竈生鼃亟去無反居無幾何曰竈中有生

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

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

才謂為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謂不

然謂可生也蝎音曷木中虫又許揭切蠹虫也譯音亦

而伊可生也蝎音曷木中虫又許揭切蠹虫也譯音亦

墊你念切書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此對天問湯出重泉

夫何罪尤謂湯之行

與祭異故囚之重

違虐立辟罪德之由師憑怒割癸挑

泉重泉者地名也

而讎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之德與

祭異從眾欲以割正有夏祭寔有以啓之非湯之

而讎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之德與

祭異從眾欲以割正有夏祭寔有以啓之非湯之

所忍為也 挑音桃 膠葛比漿雨行踐期捧盞救灼仁興以畢隨

鷹之咸同得使萃之 此對天問會鼉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此言武王將伐

紂紂使膠葛視武王師膠葛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葛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

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葛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

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期也此對之意以謂武王不失期而行猶以水救火人無

不從如鷹鳥之羣飛無不集者詩云唯時尚父時惟鷹揚漿與釐同凌之切福也

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 此對天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

以咨嗟謂武王孟津之師秉黃鉞以誅紂八百諸侯不朝而會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初不以為喜

也雖幸武王順天應人斂福錫民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定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地之 此對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乃亡其罪伊何謂武王之仁足以咸造厥死爭徂器之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弃也

翼鼓顛禦誰舞靡之 此對天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謂天下咸避虐

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水濱翫昭荆陷後舞鳧藻籥呼奮擊其翼而不自知也

弒之繆迺越裳疇肯雉之 此對天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謂昭

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不復還傳云君其間諸水濱是也昭王之南遊也為越裳氏獻

白雉王之德不能致故親穆憎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往迎之初豈有是理也

野惟怪之謀胡給娛 一作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 此對

穆王巧璫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據列子載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駘千里至於巨蒐

本作梅 梅

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其牛馬之漚以
洗王之足遊宿于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
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一作儒賊厥詵爰
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有所交譏也

麋其孤幽禍挈以夸憚褒以漁淫嗜殺諫尸謗屠孰

鱗漿以徵而化龜是辜

此對天問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蓋周幽王前

世有童謠曰麋孤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以為妖而曳戮之於市此則之所從始也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告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漿在櫝而藏之夏亡傳商至周不敢發也至厲王發而觀之漿流于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時被戮夫夜亡聞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遂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竟為犬戎所殺此對問之意蓋罪幽王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妖夫化龜之徵也麋於瑛切山

桑也蔑莫結切漿凌之切龜魚衣切莫似鼈而大

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

厥道而詰彼尤違

此對天問天命桓號其大任屬以傲

反側何罰何祐

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此對天問齊桓九會卒然見殺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

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

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

倒視輔讒以寵于異召死雷濟克后

此對天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

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謂紂自惑亂弃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

也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

此對天問何聖人之德純一德卒其異方謂文王之德純一德卒

芮質厥成而天下

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此對天問

箕子被髮佯狂不願仕也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

服事文理相屬 對亦隨問意耳 弃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矢蓋宗長

焉既岐既嶷宜庸將焉 此對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

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焉

姜嫄氏見大人之迹履之遂有娠弃之冰上有鳥以翼

覆温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可以見天之厚於

稷者如此故其生也馮弓挾矢

切 紂凶以啓武紹尚焉伯鞭于西化江漢許易歧社以

大國之命以祚武 此對天問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

昌號襄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

有殷之國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文王

之秉政化于江漢之國易歧社以五正天命也

索囊羶仁蟻萃 此對天問遷藏就歧何能依謂文王始

與百姓遷於歧山下民皆歸之如蟻

慕羶 姐滅淫商痛民以亟去 此對天問殷有惑婦何所

譏謂紂為姐已所惑流毒

于民民皆去也 姐肉梅以頌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

當割切痛音通 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也上帝罰殷

殄祀 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也上帝罰殷

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

故殷之命至於絕而不續也 殄與弥同 牙伏牛魚積內以

外萌岐目厥心瞭眦顯光 此對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謂

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 奮力屠國以髡鬣厥商 此對天

揚聲也后何喜謂呂望鼓刀在肆文王親往問之望對

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髡音陸鬣

音寬賈誼傳曰至於鬣髡之所非斤

則奔師古曰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發殺曷逞寒民于

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此對天問武發殺商何

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謂武王戎殷欲救民於虐焰中在文王則栗栗危懼有

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故

唐柳先生文集

三

載文王木主以討
紂有不得已焉
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蟪訟饒賊而

以變天地
此對天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王逸云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

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以自殺而敬君也豈讒
說可以變天地哉雉如字禮記正義云雉牛鼻繩或曰

音堯說文虫在人腹者以二虫譬驪姬之諧耳
天集

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夫又祐之
此對天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

天下又使至代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
孫不能恐懼以自弃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此對天問初湯臣摯

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謂進用伊尹禮樂祭祀
緒業流于子孫使昧其經始之不自昭其明德卒終

無功也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此對

天問勳闔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威厲能流厥嚴謂吳
王闔廬也闔廬名光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

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
勇以大吳國也傍音旁徨音皇

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此對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王逸注謂彭

祖進雉羹于堯堯饗食之以壽考至壽八百猶自
悔不壽謂枕高而唾遠也對之意以謂無是理焉

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此對天問中央共

命力何固生逸注云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共食牧草
之實自相咬噬螫蟻有蝮毒之蟲負力堅固屈原以喻

夷秋自相攻毒固其常獨當憂秦吳爾此對之意亦然
故取二虫以為喻蛄胡對切說文蚕蛹也螫施隻切細

取桑虫及阜螽子抱而為已子云
萃回禍偶昌鹿曷祐

以女昔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北走至於回水
此對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言

上而得鹿其家以昌對以卷十四 為避禍而得鹿亦偶然耳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厥車
 卒豕以旅此對天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欲以百兩車易之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咨吟于野胡
 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此對天問薄暮雷電歸何憂
 問之言皆屈原自道者言其放逐于野書壁所問略訖
 日暮欲去天大雨雷電自解曰歸何憂乎對亦憫其當
 此禮義消亡之時也 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嗻忿毒意誰
 很戶懇切很戾也 與野尚興詞怨憤欲何為也 咿音伊嗻音憂一醜齊徂
 秦昭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此對天問荆勳作師夫何
 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使楚絕
 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恬句疑有脫訛
 印校

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
 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
 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
 于秦此對之不聽其意所以詳言原當 甘恬禍凶鋤夷復不可
 化徒若罷此對天問悔過改更我又何言謂原雖苦諫
 也復蒲通 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此對天問吳光爭國久
 切很也 相伐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楚之於菟不可以作怠焉
 不信用賢人以至於敗者非一也 庸歸此對天問何環穿自問社丘陵爰出子文鬪穀於
 蘭之徒也於 欵吾教之闕以旅尸此對天問吾告堵教
 音烏菟音徒 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教堵教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
 堵教不長而死以此告之王逸注以謂堵教不長楚賢

人大謬然考之左氏莊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則堵敖成王之兄而非文王之兄也
 公之注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此對天問何試上自予
 亦誤矣晁太史無咎
 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嘗取以續楚
 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詞其系云宗元博學無不窺又妙於辭頗愛離騷之幽
 獨能高尋遠抉其有所得如墜雲出淵於原之辭無瘦
 焉此唐以來離騷之雄也蓋屈原作離騷經揚雄為反
 離騷補之嘗曰非反也合也而宗元為天對以媯天問
 雖問對非反其於發揚則同離騷因反而始明天問因
 對而益彰凡設疑以稽合則遠者邇味者曉恍惚者而
 屬而義於是焉白則反與對皆以明原者也非反者獨
 異也是雄與宗元之意同也又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
 而餓死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德哉此亦昔人天問之意也書曰天畏棗忱又曰天難
 謀命靡常夫既以謂天輔信則宜常矣而又以謂天難

信而不可常何哉天未始不信而以民之作德者不常
 故天之吉凶或反倫而要其終天常輔信則靡常者每
 常昔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論天者
 必於其定則天可以不問而誠著抑屈原雖不忍濁世
 而自沈苟以意逆志亦必不肯以其身菹醢故離騷之
 際未免於憂患而辭皆微天問雖假怪物行事揆理之
 不合者以寓其疑而九天之所不合而原疑者孰愈
 於人事之吉凶哉此原所欲問而難斥者也故因天對
 頗推本之以
 廣原之意云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問答一十首

○晉問

平陽堯之所都即晉州之地唐蟋蟀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

○

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其風俗淳厚可知矣公晉人寔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

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

強而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足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實可以利民七又極

言文公霸業之盛猶未免乎假仁義以用天下其末也以堯之遺風而終焉吳子離席拱手非

特無以難且敬拜以受賜玩其意而觀其辭其為文可謂工矣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

封一有宜知之

此下小注接題高下
必篇宜後似此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行

在澤州晉城縣南又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倚舉綺切偏引也

首陽起之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黃河迤之循雍州北大陸靡之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

至於德州而入于河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移爾切邪行也大陸靡之

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亦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靡釋云靡曼也或魏

而高或呀而淵張口也景霍汾澮上音焚下音檜以經其壩

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汾澮即汾水耳若化若遷鈞嬰蟬睽然後融為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上抽

庚切袁柱也聲呀鬱怒焉聲玉交切語不入也呀許加下音巨捍也切哈呀山深貞一本無焉字

若熊羆之咆熊音雄羆音碑虎豹之嗥音豪終古而不去

攫秦搏齊攫厥縛切持也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一作壓

振振業業覩闕蹀戶覩七慮切伺視也惕若僕妾其按

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戴余專切與焉同河

水之容與河音回滌河也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

崙入于天淵黃河見上注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

以界西鄙匈奴單于衝奔太華太華即華岳運肘東指

混潰后土潰胡對切潰濁糜沸潰音汾又房竈鼉詭怪

于河河字疑海

鼉音元似鼉而大鼉河切于于汨汨騰倒軼越軼音伏

委泊涯涘音侯呀呬欲納呀虛加切張口呬迄甲切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呼轟

宏撼鷓于嶮撼戶感切搖也鷓諸韻無一本崩石之所

轉躍大木之所擢拔瀟泮洞踏者瀟泮披朋切水激有聲

通踏音沓彌數千里若萬天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負軸音

音盧轆舡前次擢處軸舡後施拖處又漢律名舡方長為軸轆二字皆當從舟槿檣之所御槿

江切檣音檣船桅也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榛

榛泐泐榛一本作榛並百合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

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止河

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

必無害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鹵音魯太棠谿之工棠谿屬火化水

淬取內切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

晏本少一字別本無為鏑為字為鏃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蚩尤太白

招搖蚩尤皆星名漢志太白兵象也晉志招搖主胡兵

刑肅肅裨裨山宜切一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

直者攻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

紫浩浩弈弈淋淋滌滌淋音林以水沃也滌音迪洒也熒熒的的熒音

若雷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音調日出寒液當空發耀英

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式的雲破霄

跣墜飛鳥跣的協切漢書飛鳥跣也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音注周禮考工記乃使跟超跟

根足掖夾之倫夾音服而持之南瞰諸華瞰苦濫切北

龍言群夷龍言質涉切失氣言也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

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

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

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

刃之為上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

此為先軫之言恐誤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左氏僖公二年晉荀息請

伐虢杜預注屈地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矍矍音說溶溶音容紘紘輻輳

輻音雷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駝莫江切黔然而

陰黔音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幟音乍進乍止

乍伏乍起乍奔乍躡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

盪壑盪音蕩又他浪切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橋迴食野楮音者赤色

浴川威浪噴震播灑噴音悶切鼓鼻也灑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

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怵許往切恂怵狂兒開合萬狀

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全音蒲千里相角風驟霧

驤驤音獵斲山抉壑斲音燭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

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切

闔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古上

了切下仰乳俯齧下沒切蟻雜螽集上音終啾啾漶漶

爾紹切鼎沸啾啾即由切聲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

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見上御以王

良王良晉之善御也超以范鞅范鞅士白之子即獻子也軒以欒鍼欒鍼之弟

已上四公皆晉之臣也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

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楚使椒舉求盟于晉晉侯弗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

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特請置此而新

其說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

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

行瀋昌枕切汁也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

崖之歌頌礪壑之紆縈凌嶺岼之杪顛嶺組九切岼吾

負杪音杪釋文木標末也即枝上端漱泉源之塗濬上古南切沈也根絞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

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栝填層谿栝音脚削木札撲

丁丁中莖切詩登登礪礪稜稜上呂唐切說文石聲一

說文四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瀟瀟洶洶

薨薨上許拱切說文湧也一日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闐

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岷捐殺岷音摧碎塊北碎昨

又昨律切山峻兒塊於浪倚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

周而天柱折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顛項爭為帝怒而

山在西鷓鴣鷺鷥鷓音昆爾雅鷄三尺為鷓鷥音灌似

音秋說文秃鷓也鷓音倉說文廉號鳴飛翔貙豻虎兕

貙勅俱切釋文貙劉也似狸能奔觸警慄伏無所入遯

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艾繁柯乘水潦之波以

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碑兀上郎兀切碑轉騰冒沒類秦

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匪音潰又戶前

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摺質涉切敗也

拉落合切摧也亦通作摺 捩首軒尾捩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漢貢禹捩草把土 湏入重

淵湏胡動切水大濛湏也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既溥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挺拔而出

林立峯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挽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

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張平子東京賦楚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

王起阿房秦宮名房音旁 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並西漢宮殿名 之隆麗詭特

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

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

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既成諸侯叛之左傳昭公

八年晉侯方築禡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禡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杜預注禡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

臨汾水禡音斯又作禡祈巨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河當是黃河也 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

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矢陳也春秋隱公公矢魚于棠大

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罟罟罟罟都教切罟立九切罟唐韻古賣切又胡卦切集韻

官韻並作罟見去聲十五卦罟礙也麗音鹿罟罟罟罟皆魚罟也 織絰其間巨舟軒昂

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名在商州 於是鼓譟沓集

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上巨巾切大魚也下音者魚脊上骨 戮白鼃音元似鼃

而逐毒螭抽知切無角叱馮夷清冷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

水仙是為河伯立水湄搜攪流離攪古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感騰

天彌園掉躡擁踴躡音壁人不能行也踴音勇跳也以登夫歷山之垂

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摧一作崔如雲之披其有乘化

會神振拔連淪上音連水成文曰連下音倫小波為淪擗竒文擗丑知切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音灼生絲

縷亦作繫頓踏一作路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呀音牙切張音赫又復就驚切充切菓匍保龍籍

具一作甘糶五味糶女救切雜也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

若夫魴鱮鮪鯉鯢鯢魴鱣之瑣屑蔑裂者魴音沙鱮音嘗鮪音消鯉音

鯉

音偃鯉音禮鯢音防鯢音叙義並見設漁者對注鱮一作鯢音緇夫固不足悉數漏脫

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飲腥腥膏鳥

鹵聞鱸炙之美則掩鼻感頰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

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

味不以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猗氏猗頓也史記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

宜切於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

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輪囷塹神稜切田三十畝

畹曰若稼若圃敬兮勻勻渙兮鱗鱗灑灑紛屬灑力紙切

不知其根俄然決源醜流上山宜切又所寄切交灌互澍上音護差互也

下音樹說文澍生萬物玄一作牙若枝若股委屈一作曲延布脉寫膏浸

漑濕滑汨漑即入切汨漑水兒滑戶八切利也汨音骨又越筆切彌高掩庠與甲通

浸壠冒塊浸平聲壠音隴田中高處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

澗瀛霈滅澗伊盈切澗溟水絕遠兒霈普蓋切滅呼枯切礙流也偃然成淵漑然

成川漑音莽沅漑大水兒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

神液陰漑鹿音甘鹵密起孕靈富媪鳥音媪女老稱不愛其美無

聲無形燦結迅詭燦早遙切說文大飛也回眸一瞬積雪百里晶

晶幕幕晶胡了切顯也幕音覓一作畧畧奮債離析債方問切僵也鍛圭推壁

鍛丁貫切小治椎音槌眩轉的皦眩音皦縣乍似殞星及地明滅一作激

相射冰裂電碎龍從增益上音龍又洛孔切下祖紅切又作孔切山兒大者

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坻水者也又典禮切坳者如缶日晶

熠煜晶音精熠羊入切煜音育耀也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

是哀斂合集哀薄侯切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音危皦

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瀝皦古了切白也漾弋駭化變

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羸與驪同西出秦

隴南過樊鄧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北極燕代東逾周

宋豕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
 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
 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
 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
 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
 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
 輔糾逃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史記晉世家文公二年三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五年四月晉敗楚師作王官于踐土五月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

輅形弓矢百茲弓矢千秬鬯一貞珪瓚作晉文侯命逃他歷切齊側皆切踐土鄭之地也天子恃焉

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

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

明所嚮遠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

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

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

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犧素何切犧象皆樽名犒勞贈賄勞郎到切

釋文賞勸勸切日勞賄呼罪切貨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戒小戎鐘鼓

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埒音劣甲垣也卒半天下鼓之則震

飾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

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在

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矣然猶未

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樓他人之力以

自為固樓音婁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

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三河

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版縣舜之所都絳州夏縣禹之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之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於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

北道之涿鹿山則黃帝之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刑鑄

都耳平陽蓋今之晉州焉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

器之法以上為法曰型也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

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

鳥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切故

其人至于今秘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

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願以聞於子何如

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

吾之所欲聞也凡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

進善其道不鬪

分扶問切
分守也

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

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

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與者

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

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晁太史無咎取之
以附續楚辭其係

有曰昔屈原作九章九陽數言已所陳與天合度自亦

玉九章辯以下皆依以立義至枚乘七發意亦必此蓋

以微諷吳王漫母反班固稱原有古詩惻隱之風謂乘

己下沒其諷諭之稱意是不然觀乘七發既設客說太

子久執不廢大命乃傾為陳主之可嗜悅者七末乃言

孟子持籌而筆之萬不失一以言吳計謬其意深矣晉

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

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 ○ 答問 公永正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

之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

○ ○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

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 解音避 羞與為戚

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

謔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
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
舒翹揚英推類援朋曼足天庭魁礪恢張群驅連行奇
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

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

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僂狼音郎何以自表於

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

過矣僕慚夫屈伸去就慚母豆切不明也觸罪受辱幸

得聯支躰完肌膚猶食衣人衣衣字於既切用人之

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

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上才肖切吾縲囚也縲倫追切按何晏注論語云黑

也索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手願客少假聲

氣使得詳其心次其客曰論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

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

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躡音至路也與震通不

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路蒲北切愚蠢狂悖

若是曲直甚矣又何以恭客之衝羅陷窞不知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

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閔端

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嘆

惜上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嘆惜多言也唐韻嘆抵瑕

陷厄固足不足以趨起批捩而追其跡趨千咨切起千

進也批步結切舉其理則皆謀明淵沉剖微窮深剖善

析是非歷切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鉗其廉切耗耗空

惑耗虛到切扶異探怪扶一決切起幽作匿攸起幽作匿攸

攸恤恤卒自既賊既與禍同固不足以睢盱上翔規切

也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雜博音豎

也樹音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撒苧撒匹茂切

也擊離䟽空虛竊聽道塗顛囂蒙愚顛與專同不知所如固不

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

陰陽噓一作喻轆轤三光轆音交轆音葛轆轤陶鎔帝皇而

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渠泔培薄口切或作培塿郎口切

塊入固不足以攄擗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

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上居宜

客從而擠之上戕西切又子計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義駮耳

之得康莊也義一作蟻白義駮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

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

鳴咬哇不入里耳咬五巧切哇於佳烏瓜二切西子毛嫱之路後宮

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益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

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卓詭侗

四年年部婁無松栢字不從土渠子入

七立二切給丑入切說文渠泔水兒

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庶眇連蹇顛頓

披靡固其所也庶目果切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

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

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

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蹉蓬藿蹉音

躑躅行兒藿徒樂天囚兮文墨之彬彬音足以舒吾愁

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公自永正元年十一月自邵州刺史

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此文云先生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

鰲老壯齒十有一人鰲音黎黑謾足以進謾山六切起也列植

以慶卒事相頷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

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覺浮圖覺於益切亦書作躡

說又人不中廐病顛之駒廐音究馬舍也顛寫曩切曰若是何哉曰

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勅戒始

學者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覺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覺

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

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張張

無所師遂相與出蹙浮圖以說為師盥濯之

盥古緩古玩二切

也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休

惕疾視引且翼之蹙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一作生

生百人日饋飲食時獻巾悅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

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磴然大

耳磴苦東切又戶宋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

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尺列二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

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

屏棄郡駟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

大而厖可秣飾馬他馬已燹痺狹燹蒲墨切無可當吾刺

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薦之蓆廡

之絲浴別蚤鬪別他歷切蚤音瓜鬪子淺切刮惡除澳

刮古莖以雕胡莖音挫秣以香其秣音未錯貝鱗纒錯七

各切纒音襄佩帶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纓音嬰綏儒佳切

或膏其鬣或劇其睪睪音獵劇音磨平聲御夫盡飾然

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幢傳江切說文旌旗之屬旗音

輿周禮鳥隼為旗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

出臆億音震奮邀嬉上音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

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也鰲老進曰今先生來

吾州亦十年矣足軼病疾風

軼徒結切車相過也又音逸

鼻知臙香

臙尸連切與羶同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苞今統古進退齊良然

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蹙涎顙之猶有遭也

涎夕連切口涎也

朽

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

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

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

坐爭英披華發揮揮唱雷電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卅角

羈貫

卅古患切束羸也

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

足

駢薄眠切

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

得病伏焉豈蹙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

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

而旋為先生病焉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五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說一十一首

○天說

題下小字俱接點字
不必留字後與

○考之昌黎集中不見與公論所謂天之說
 ○者觀二公之出處亦相先後貶謫其同在
 ○朝之日亦不久作之年月於他文無見焉然劉
 ○禹錫云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
 ○韓退之之言作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
 ○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則其說首
 ○出於於韓不誣禹錫論三篇見其集茲不具載
 ○然公繼與禹錫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
 ○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
 ○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
 ○卒不可得凡子之論乃吾天說附注耳其言云
 ○云三君子之所言學者覽其書當自得之也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

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

舉不能知天夫果菰魯果切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

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菰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菰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一說有殼曰果無殼曰菰也癰音邕說文腫也瘍音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陽說文頭瘡曰瘍疣音

尤贅朱芮切謂贅肉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痔文里切說文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

蝟中蝟音昌木中蟲非螫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腐音輔是豈不以壞

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以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以

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上倪結攻穴之蟲之禍物

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

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伐

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窳音款而又穴為偃洩

謂之洩音菟溺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

燧木以燔燧音遂燔音煩藝也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

萬物不得其情悴秦切倖倖音衝衝攻伐敗橈而未嘗息

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其能殘

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

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一有舉不能

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而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菰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菰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耶

鵲說

韓昌黎誌公之墓謂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亡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者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于窮裔觀公鵲說必有當途者昔資於子厚之氣力而今不知報者也其末曰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翩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則其意昭然矣鵲胡骨切

有鷲曰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乙六切熱氣左右而

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

設丘弭去智二切舉踵也

延其

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則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

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

義器耶

翮下草切羽莖也

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

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

一有搏字

食決裂之事爾

穀古候切

鳥子生而須哺曰穀自食曰雛

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惟旦為甚今忍

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

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一

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

曰以煦煦而默

煦吁遇切又况羽切蒸也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

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臬鷦晦於晝而神於

夜

臬堅堯切不孝鳥也鷦音休鳥名博雅怪鷦也

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

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鷦其立趯然

趯音逃跳也

其動若然

號切皮骨相離聲

其視的然其鳴草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

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鷦者吾願從

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公正元十八年為監察御史文正是時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

東門之外周禮王者播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以三公九

卿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注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朝音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

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

昭朝音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

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

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晉侯將殺豎叔向夕襄國語平公射鵝不死使豎襄搏之

平公乃趣救之注豎內豎襄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

夕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以為

見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為政田成子憚之御執言諸驕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

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止子我

我盟諸田于陳宗注闞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趙文

子磬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磬知襄

子為室美士茁夕國語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注襄

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

是名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

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

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矣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謫永州時作當時賦歛之毒民其烈如此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公取夫子之言以證捕蛇者之說理誠有似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痿癘孿閭

緣切踠音宛曲脚也痿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癘音厲疾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

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

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二十年幾死者

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

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注然出涕

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

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

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音單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匍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
 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
 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早叫囂乎東西囂音虛
 嬌切一隳突乎南北突施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雖雞
 音款狗不得寧吾恂恂而起視其缶恂音荀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
 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

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
 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
 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禮記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

不禮記通八蜡以記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

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為不熟則不通於蜡焉

公正元十九年時為監察御史王祀事因有是

說蜡音乍

椰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
 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之詞
 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癘音厲疫則黜

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予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

成之方其措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貞乎吾不

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得而知也是其誕慢傲怵音誕

但慢謨官切又莫半切傲齒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

人之為心也一無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

也以其誕慢傲怵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

其貞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

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

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

子之言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豈人之為耶

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上音冒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

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

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

以為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滕

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宋均

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江太守郡多虎均到下令屬縣去其檻穿其後傳言虎

相與東游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江界者輒散去東西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所以乎所謂

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到八年七旱

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慢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公為是論以為道之不行其避世者當如聖人之言皆元和後廢退窮商時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者無切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

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

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

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

得行乎其時極一作極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

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

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

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

為其桴一無其字桴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

幾之說追一作追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

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

異聞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

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揚誨之

揚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按地理

志臨賀在嶺南道賀州之屬邑公時已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反復論辨有二書見於集其別卷

揚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

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工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

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眾車之說

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侷杼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

杼行山上而輕下而軒且曳詩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輕音致祥而曠左

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較以戟鞞音穀巢焉而以望

巢本作轆省作巢兵高車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

加巢以望敵也春秋楚子登巢車安車自稱輜以蔽內輜音蓄說文駟車前衣車後也字

曰老夫垂綏而以政禮記武車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

庭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其類眾也然而其要存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

箱箱大車之箱也詩疏達而行之者輪怕中者軸揭而

固者蚤揭音局戰持也蚤當為爪考長而撓進不罪乎

馬退不罪乎人者轅考工記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

無撓也却暑與雨者蓋考工記輪人為蓋敬而可伏者

軾軾音式車前橫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

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

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

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

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

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

言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

法此其以達于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

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

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

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于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

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

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觀其說不可謂無是理然其末曰非其

類而狎其謫不可哉是蓋有所激而云

當在貶
謫後作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

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曄音燁被緞表白紋之裏

緞將侯切
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

女頰爾怒頰音丁切博雅
艷頰怒色也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

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

侈大怒而謫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中非若儷也儷即

偶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堂焉及期進

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霄
羽敝也因取表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
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吳子武陵人也元和四年到永此
文當繼是而作然其說有及于為

天子求士者披辭窺貞終不能
知人則其說又非徒作云爾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

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

之始作乎教怒衝涌教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

為人拳然為禽敷節為林木崑嶸為宮室崑音昌切
嶸音魚列切誰

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

召竅穴此一作竅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剝芒臭朽馨

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

獨疑茲膚之奇詭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

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

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為

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遂其聲而竅其所蹈

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替音務又莫候切日不明禍賊僻邪

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怕怕一無多字清明沖淳不為害

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

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許

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一觀其說云楚之南有獵者亦到永州後作

然言四物之相畏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

不為罷之食則在當

鹿畏羆勅俱切釋文羆劉也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

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

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鑿火上音駑瓦缶也而即之山為鹿鳴

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沒切

說文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莫此為詳。晉王嘉拾遺記又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暉，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其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

為之圖，宋齊以下

一作來

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

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

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

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

公蛙切

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

俱音欺，方相也。

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

百里而汗，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

齧下沒切，齧也。

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

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

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
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
驂騮白羲音蟻馬名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
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
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
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
間一作問故終不能有得于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
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三四

題下四日接點字
下不必寫字後做

新刊話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傳八首

宋清傳

觀其文當作於謫永州後傳曰今之交
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
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豈非有怨
于當時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奔寒有愧于
青之為者託
是以諷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上

鼓切下音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
一作咸譽清疾病
疔瘍者疔卑履切

亦皆就清求藥莫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

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
 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
 之曰清虫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
 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虫妄者亦謬清居藥
 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
 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賒一作賤
 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求耳彼之
 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踐切吾見虫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

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
 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急遇其人
 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
 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之
 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
 望報如遠之清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
 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
 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
 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

一二三
 能之

清非獨異于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據傳曰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當在正元末年為藍田尉前後

作其曰問養樹得養人其益于為政者豈獨當時然哉取其道而移之官則民得安其生矣橐

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癘

隴主切疴癘釋文偃疾

隆然伏行有類

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

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

一有富人字

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

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實者

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

孳音字乳化曰孳又津之切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

一作亦

不復顧其蒔也若子

蒔音侍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

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一有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

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而耕植勗呼王切勉也督爾穫蚤繅而緒繅蘇曹切繅繭為絲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繫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一作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焉傳其事以

為官戒

童區寄傳

詳其文當在柳州時作其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非謫永時文也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以

上父兄鬻賣上音育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

牯之鉗其蕪切牯姑沃切至有鬚鬣者鬣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

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

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

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

余言之童寄者柳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劫持

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

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一人去為市一

人臥植刃道上童微持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

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

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

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

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

耳刺史顏証奇之証音正又之盛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

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燕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

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悟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之史記作舞陽

梓人傳傳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

德里又云其後京兆尹將飾官舍余往過焉此
文當作於正元十七年後調藍田尉及將拜監
察御史時作封叔終萬年
令公誌其墓見別卷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

隙去逆切說文院塞也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

斲音卓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

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

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

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

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

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愠焉畫官于堵盈尺而曲畫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

則其姓氏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

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莫知體要者

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

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

近乎此也被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

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百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條其細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能者進而由之

使無所德不能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銜音縣行且賣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

事听听於府廷听魚隱切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

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

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

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

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

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

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

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彼將樂去

故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

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

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

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

曲面勢者今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

所養可知矣傳所載當不誣其曰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誠有旨哉其曰赤之名聞

江湖間亦永州時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

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

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

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

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

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

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輶而圓封之輶音展又

足展女箭二切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一有其友從

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到曳得之

又大怒曰吾已外堂面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

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溷

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

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

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

出洗其污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

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

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

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

吏更召師巫善呪術者守赤赤亦自若也夜半守者急皆

睡及覺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妻母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蝨蝨傳

作之年月無見焉然傳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必元和後既棄黜而作

蝨音負 蝨音版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

印音昂 亦作仰 負

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

固一作因

卒躓仆

上知利切下音赴又音匐

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

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

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

不積及其急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

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

觀前之死亡者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

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一作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 騷一十首

○ 乞巧文

○ ○ ○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

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

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假是以自見其拙於

謀已耳文曰敗名絕命不負所知此文當作於

離騷之曰周鼎鑄倕而後晁無咎取此文以變

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

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

原誠傷世澆偽因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餐諸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

蔬果皆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

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吳均齊記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

牛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

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

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

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轄上音交下音葛

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

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

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靈氣翕歛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

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

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

殼龜鼃螺蚌上音贏下音蚌皆有所服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

佯為狂局束為謫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

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

勢射利抵巇

音義山險也

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

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

絕命不負所知拈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

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

女六切慙也

彼則大喜臣

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

狴狴

上音陞又邊迷切下音岸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

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

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

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

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咨口所言迎知

喜惡默則憎憐搖唇一發徑心中原膠如鉗夾誓死無

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暗抑銜冤

陰音

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

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

吟音奔哢音弄鳥聲

駢四儷六錦心綉口宮沈羽振笙篁觸手觀者舞悅誇

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罵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

有眉臙頰感

臙音宿目恨張也頰音過

啾唾胃歐

啾音

大赦而歸

赦乃版切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

敢願聖靈悔禍於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訥與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

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上音拳為世所

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彼國以為連連有帥屬音注

獨何人多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襲朱裳襲音袖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恥謫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

吾所有不安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

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不安

一作不敢

罵尸蟲文

酉陽雜俎載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伐人

胃命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

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公之此文非曰

誠然蓋有所寓焉耳公自正元十九年以御史

引內禁近與許事擢禮部負外郎俄而叔文敗

唐柳先生文集

四

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昇復起領運務乃詔補袁州刺史而武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衆矣假尸虫以嫉其惡端有所指也當在元和謫永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

謫過疾瀉天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

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

比陰穢小虫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

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則帝必將

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

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

嫉斯虫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虫汝曷不自刑一作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跪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窺一作覷

此居七切據二切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

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

淫諛諛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

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譖下謾上謾謨官切欺也恒其心術

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睨五計反走讒于

帝遽入自屈幕然無聲幕音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

之恤彼脩蚘恙心蚘胡恢切人腹中長虫也短蟻穴胃蟻如消去消

也外搜疥癘疥癩瘡也下索癘痔瘡力闔切瘡也痔侵

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

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

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以付九關貽虎豹食

楚辭宋玉招鬼詞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下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

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

滅汝之精奪收震怒奪收天之刑神禮記將勃雷霆擊

汝音豐音麋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

大道顯明害氣永卒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

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

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

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其言或因先容以售其蟠則必有所指

明矣繼之以病夫甘焉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則又以見用者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

指微矣皆賤謫後作與前篇相後先云

后皇植物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所貴乎直聖主

取馬作王以建家國巨為棟楹上音凍齊為闔闔上音苦

下音外隅平端中室謹飭一作度馬以几維量之洛切

則君子馮之以輔有德一作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

揉木揉屈伸以限肘腋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

上音畸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

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

中遭生不完託地堯堙上口交切何休注曰堯堙不生

反時燠寒鬱悶一作閉結澀癢蹇一作塞艱難不可以遂遂

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慝上音攢嶮下五官舍蝎孕蠹

蝎胡葛切木中外邪中乾干音或因先容以售其蟠售音

音盤鄒陽書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病夫甘焉制器以

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沴間計切相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仄筋倦榮乘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

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音且人道甚惡惟曲

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孿戚施踣

跂上舉綺切曲也下丘弭切有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

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

朝歌回車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簡牘載焉

唐柳先生文集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

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致士先

從隗始况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

此以希古賢諛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

咨爾君子曷不乾乾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

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與前文先後永州作晁無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

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毒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

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

放之焉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腹蛇蝮音覆也犯

於人死不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

取巧噬音肆其害然或嫌苦葦切不得於人則愈怒反

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孿腕腫足孿

緣切腕鳥貫切腫時勇切為癆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

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

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

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

并序○下字一松字
得此

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新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
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
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閤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
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
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
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一作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脅屈脇

惟行之紆目兼蜂蠆上音峯下色混泥塗其頭一作颯

恧其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褰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

銜毒而趨志斲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

欲為蠹為蟻音蛙蟻也蝻反行即寒蚓也馬可得已凡

汝之為恧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

毒齊起首拳脊努呷舌搖尾唯音冉不呈其凶若病乎

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薙他計葺吾楹室

一作吾垣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隙不萌義與隙同

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

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

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念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音宥
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
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
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化悔嗚呼悲乎汝必死
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陰陽
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以悲歟

憎王孫文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後漢王延壽嘗
為王孫賦有云顏壯類于老公軀體
似乎小兒則猴
之類而小者也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之德靜以恒類仁

臣接題言下
不文自宜以此

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
鳴哀有難乃旦切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
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
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

囂

虛驕切又

勃諍號呶

上音豪下

喑喑彊彊

喑子夜切又則伯切

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倪吉切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

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

木實未熟輒齧上下結切下五狡切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

其嘍音歎以類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

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援群眾則逐王孫王孫

群眾亦齧猿上仁草切齧也一作齧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

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趨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泚泚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群山胡茲鬱其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植兮止暴殘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上徒彫切下呂唐切

叫囂兮衝目宣齧魚斤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鬪

善類兮諱駭披紛諱音華駭下措切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

嗛果腹兮莊子腹猶果然音如字又苦火反飽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

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

怨苦兮號穹昊號音豪昊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

同兮聖囚蜚廉惡來紂之臣紂囚西伯禹稷合兮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

也群小人人一字無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

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否備鄙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元和十八年公尚為永州司馬至十年方召至京師當在八年夏作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

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晨

不爨取亂切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

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

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鸛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上五戈切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

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磔列也張

格為之文而逐之切后皇庇人兮敬救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

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

兮日十藝而窮災藝如劣切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

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

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暴音剝混合恢台騷云收恢矣之

孟夏兮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僵音薑踣蒲北切休炊息燎兮側

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啟伺姦回若墜一作墮之天兮若生

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門之禹書山海經乃禹畢所撰故云

方是崇音邃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

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唐柳先生文集 十三

不懲兮眾慙咸至慙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熙回祿屏氣

回祿火神也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楚辭九歎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太陰之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銜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

黠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據集元和四年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瘡疾稍已又與楊憑

書云一二年來瘡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按膽不能自止此文自言病瘡

且悸作於永州時也

余病瘡且悸瘡部鄙切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

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壯士切澱

也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惜

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忒然慙愾然憂愾切推是

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辨

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歐開滯

結兮歐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宜訢

兮祈音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

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

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條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

予疾兮昏憤馮塞憤胡對切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

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上音存下處脂切蹲鴟芋

也魁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歌危歌丘奇切

亦作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潜苞水土兮潜苞水土兮

混雜蜃蚘上惟船切蝗子也下文飢切蟻卵也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

夫伎害兮伎音冥假是以欺刮肌刻肉兮觀者勿疑中

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

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

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零陵永州郡名文作於元和未召之時

零陵城西有螭于江知螭丑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螭牽

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天明地幽孰主之兮莊子天其

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山宜所綺二切

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

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泚音水

流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

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相累兮楊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漉

記兮欽弔楚之湘累注累力追切諸不以嗟爾怪螭害

江湄兮眉音涎泳重淵淵徐連切物莫威兮螺形決目

螺力幽巨潜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

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

徃復流逶迤兮上於危切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

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

蒲魚侵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

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零陵永州郡名文蓋指事以寓意其

利以捐生者文意皆指是非哀夫永之溺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與招海賈之意同

永之氓永一作零陵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

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

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

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其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

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
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涌兮

浩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既搖頭一作浮願而滅瞽

兮不忍一作欲釋利而離尤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退

也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

楚詞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魂悵悵而焉游悵又音裒龜

龜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嗟始貪贏以嗇厚兮終

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分姑

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音爵

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

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今鮮克以保其生衣

寶焚紂兮專利滅榮紂衣寶玉焚於鹿臺榮夷公專利見周紀豺狼死而猶

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一無民字故

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冀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據文意亦永州作晁無晷取以續楚辭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

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
猶坦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
下無所不往又有眾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
其鬼而復言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
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
于海大泊齋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
孰與上黨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
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
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
以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音盪

蕩泊一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隳隳規切滄突隳沒切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渤上烏孔切

君不返兮逝恍惚一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趨嶢嶸兮趨敕角切嶢午結切萬里一覩萃入泓坳兮萃才律切

峯巉岫也泓鳥宏切坳於交切視天若畝說文與晦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

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人

面此為九首恐誤 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

齒齷齪鱗文肌木元虛海賦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齷齪士眼切齒不正齷

魚蹇切 三角駢列耳離披刺如三角菱鮫音陵反斷

叉牙踔嶽崖斷魚斤切齒根肉踔救教救蛇首狶鬣虎

豹皮沈懷遠南越志虎鰐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

似虎形或變乃成 群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

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

一作弱水張衡思立賦亂

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楚詞大招東

其

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

鯨其京切

淫淫

嶷嶷其力魚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林立涵重淵

涵音

高下迥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時連切君不返兮

砉沉顛其外大泊評奔淪評音平水名谷也大淵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

海流不屬泯泯起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跌徒沸入湯

谷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舳艫霏解

稍若木舳音軸艫音盧若木楚辭注君不返兮魂馬薄

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神名巨鼇領首丘山頽列子渤海

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着隨波上下不得暫時先

聖訖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猖狂震虢翻

九垓逆切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

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恟音上黨易野恬以

舒上黨路州也言天下平陸蹈蹂厚土堅無虞蹂忍久切踐也

歧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反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益魚

孟子膠鬲舉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范子去相安陶朱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

於魚鹽之中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呂氏行賈南面孤呂不韋人

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也往來販賤賣貴累千金後事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秦莊襄王以為丞相封文信侯

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

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

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

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

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

軀

